

陈子善小记

孙郁

1976年，陈子善参加《鲁迅全集》书信部分的注释工作，这对于他后来的学术兴趣，产生不小的影响，那段日子训练了校勘、释文的本领，熟悉了诸多文本细微之处，更重要的是了解了三十年代文人的情状。在第一手资料中，发现教科书的表述可修订者多多。他关于周氏兄弟，常常有别样的体味，那些不是从外在理论出发的演绎，而是对史料片段的解析。鲁迅有一篇《娜拉走后怎样》手稿，流传到美国。陈子善对此颇为上心，他在《遗泽永留，友情长存》一文介绍了鲁迅《娜拉走后怎样》手稿的下落，对于细节披露甚多。手稿如何在战乱中由台静农转入魏建功之手，魏建功又如何物归原主，交代得清清楚楚。有趣的是，手稿长卷有常惠、魏建功、马裕藻、舒芜、许寿裳、李霁野六人的题跋，可谓鲁迅身后的一段佳话。魏建功的儿子魏至因此曾找刘思源和我说，想去美国寻来，他和台静农长子很熟，建议鲁迅博物馆出资收之。可惜那时候因条件所限，未能如愿。由陈子善的一篇文章引起的故事，溅起了微澜，让我至今难忘。再比如，他梳理郁达夫与鲁迅的关系史，年谱做得很细，将两人交往的来龙去脉写得清清楚楚。小说《故乡》在日本传播很广，如何进入日本读者视野的？陈子善靠日本学者铃木正夫帮助，才发现是郁达夫推荐过去的。这里既可见出郁达夫对于鲁迅的热爱，也能感受到中日民间交往的线索。一段历史之谜，就这样解开了。这些琐碎之事，学者一般不太注意，但一旦打开旧岁之门，风景就不一样了。而且有时候，其作用要胜于某些空泛之论的。

朋友谈及陈子善，都觉得他是一个趣味主义者，聚会的时候，只要他到场，气氛就活跃起来了。今年初春的时候，在燕园举办的《陈平原文集》研讨会上，又一次见到子善先生。那天许多熟人到会，彼此开心得很。我突然发现，交往了三十余年的老友们多已老矣，而子善先生却没有大的变化，依旧那么清瘦，中气十足，且妙语连珠。于是感到，他像读书界的常青树，即便岁月老去，还是枝繁叶茂的。

八十年代末，我在鲁迅博物馆第一次见到子善先生，他长得单薄，但精力充沛，说话时显得有点滑稽。偶也到鲁迅藏书库寻点什么，与博物馆中有人有点自来熟。北京对于他，是访书的好地方，在会议上交友，于旧书店旧街市流连，总能捕捉到别人看不见的东西，这个时候他的眼睛放着异常的光，自然也有几分得意。有人说他是文学史料的侦探者，那是对的。

沪上学者不乏海派之风，可陈子善略有复杂，他对于张爱玲、邵洵美、叶灵凤、陆蠡存、郑逸梅等颇为欣赏，但细细看去，京派的趣味也是有的，如堂、林徽因、台静农、沈从文、萧乾都吸引他，谈及诸人，带有一丝敬意，藏书家的惬意和鉴赏家的表情晃动着在字里行间。其实上海有几个学人都有类似特点，黄裳的文字就有周氏兄弟的影子，施蛰存的小说虽被视为“新感觉派”的一种，看他的随笔，则让人想起“苦雨斋”的某些意味。京海两派遗风能够融合，气象自然就不那么小气。王安忆、刘绪源的文字就南北互感，样子是海派的，辞章则略见北人的清峻气。我觉得现代文学研究者中，保持这种遗风的，子善先生是个代表。他晚年主编《海派》杂志，可周围的朋友、新京派不乏其人，以京派眼光看海派，又用海派的灵感揣摩民国以来的文脉，古朴的语气，也是旧里见新，新中含旧的。

子善先生在有些地方有点民国报人的样子，对于书林信息格外留意。他识人甚多，爱好也杂，交游范围在多个领域。多年间欣赏那些非学院派的文人，北京的止庵、谢其章、赵国忠，上海的张伟、周立民，都是可以深入对话的人。那些在大学围墙外的爱书人，既读象牙塔里的文字，也阅世间这本书，学问是带弹性的。民国的报人曹聚仁，就游走在书斋与街市中，甚至是战地记者，写出不少佳作。这种境界，陈子善神往得很。他回忆说，1966年还是高中生的他，去中国人民大学造访曾经的《大公报》记者、新闻系主任蒋荫恩，表示要学新闻专业。那原因有“无冕之王”的惬意，可惜时代没有给他这个机会。

子善先生送给我的书，看后都不觉枯燥。他论文很少，书话写作为其所爱，这几乎涵盖了其大半著作。研究现代文学的人中，唐弢、姜德明都以书话闻世，且传播很广。可目前的学者，多不碰这样的文体了。书话的好处，是浸于书林之中，多是版本鉴赏，行迹考辨，行文不必涂饰，辞章本乎性情。有人，有事，有诗，旧式文章的风格也藏于其间。看他的文章，是白话文路边的林木，标出各路人等，左翼作家，保守学者，独行的诗人，都有可说、可评、可感之处。如此宽厚地对待不同流派的人，是感到惟有差异性审美的碰撞，意义才能出来的。

我觉得归纳他的学问不太容易，如果硬要总结的话，可以说是以一带多，串糖葫芦式的。由鲁迅而串出钱玄同、刘半农、郁达夫、台静农、梁实秋、萧红等；因“苦雨斋”而引来废名、徐祖正、张定璜、陶晶孙、曹聚仁、江绍原诸人；从郁达夫生平而关联到徐志摩、蔡元培、曹禺、柳亚子、林语堂一众；至于张爱玲，则像是海派河流上的船，月色下有点孤单，两岸是洋场上的墨客身影：傅雷、丁玲、苏青、夏衍、柯灵、李君维……一而通多，多而归一，散而不乱。一个人就是一片风景。

2024年5月3日改定



博登湖又名康斯坦茨湖，是欧洲第三大淡水湖，横跨德国、瑞士、奥地利三个国家。尽管奥地利所占湖面最小，大约仅占五分之一，但是名气却很大，都知道奥地利拥有博登湖。这恐怕要归功于濒临博登湖的小城布雷根茨，因为布雷根茨有个艺术节，闻名遐迩，而布雷根茨艺术节的核心和亮点就在博登湖上。

从布雷根茨艺术节创办之日起，博登湖就成为艺术节展示的舞台。1946年，刚刚经历了二战的欧洲还惊魂未定，布雷根茨城市也损毁严重，人口锐减。举办艺术节，就是为了尽快修补战争的伤痕，让人民从阴影中走出来，重振生活的勇气和信心。当时的布雷根茨是一个连剧院都没有的小城，艺术节置身何处？有市民提出了因地制宜、搭建水上舞台的大胆构想。水上舞台因陋就简，由两艘驳船搭建而成，一艘作为舞台，另一艘供乐队使用。

莫扎特的歌剧《巴斯蒂安与巴斯蒂安娜》是布雷根茨艺术节水上舞台演出的第一个剧目，并且大获成功，吸引了一万七千名游客从奥地利、法国、德国和瑞士等地赶来。以后每届艺术节的开幕式必定在博登湖上举行，以致舞美设计开始成为布雷根茨艺术节的特色名片，“布雷根茨风格”成为“大胆的视觉呈现”的代名词。伦敦2012奥运会闭幕式设计者、2017年布雷根茨艺术节《卡门》水上舞台设计者、英国著名舞台设计师艾斯·戴芙琳表示，“对于舞台设计师来说，布雷根茨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。每一位我交流过的舞台设计师都告诉我，他们最大的梦想就是有一天能在这里工作。……布雷根茨被全世界认为是一种奇观，我不知道这里的人是否知道这一点。”

前年布雷根茨艺术节的水上舞台演出是歌剧《蝴蝶夫人》，这是普契尼的名作，从上世纪初叶开始演出，风行了一个多世纪。照理说已没有太大新鲜感和吸引力，但放到布雷根茨艺术节，一旦成为开幕式的水上演出，霎时成为一个不容小觑的热点。

2019年博登湖的水上舞台演出威尔第的歌剧《弄臣》，一个高13.5米、宽11.3米、重35吨的小丑机械人头颅耸立在舞台中央；

2017年博登湖水上舞台演出比才的歌剧《卡门》，舞台造型是一双夹着香烟的女人之手，以及一堆从手中散落的纸牌，每张纸牌30平方米，一共有59张纸牌；

2015年博登湖水上舞台演出普契尼的歌剧《图兰朵》，舞台上出现中国的长城和兵马俑，长城高27米、长72米，205个2米高的兵马俑安放在长城不同的位置，而水下还有205个同样高大的兵马俑……

于是人们翘首以盼，2022年的水上舞台会是什么样的创新？谜底揭晓，《蝴蝶夫人》的舞美就像漂浮在水面上的一张超大纸片，宽33米、高23米，表面积达1340平方米，就像将一幅美丽的日本卷轴画随意地扔在湖面上。舞台用钢、木和聚苯乙烯制作，但完全处理成纸张的效果。纸张有皱褶，而皱褶之间就有山、水、树林，也就有了演员表演的区域，有了舞台的立体感、差异感和多元感。

我去年暑期去瑞士休假，特为做

了一下攻略，并预订了几张布雷根茨艺术节湖面演出的歌剧《蝴蝶夫人》的票。票价不菲，中等偏上的票大约要一千多元人民币一张。酒店已很难订到当地的，于是订在毗邻的小城多恩比恩。

演出当天，我们从瑞士苏黎世驱车前往多恩比恩。大约开了一个多小时就看到博登湖。高速公路是环湖公路，能眺望湖光山色，湖面呈荷绿色，像一匹巨大的缎子，平滑并泛着亮光。博登湖也真够大，沿湖开了两个多小时，还在它的湖畔。我们住的宾馆，对面就是火车站。布雷根茨艺术节的工作做得很细致，凡有《蝴蝶夫人》票的观众可以免费乘坐任何一班次的火车去观看演出。从多恩比恩乘坐一刻钟（七站）的火车后，出站就是湖边的演出现场，简直比住在布雷根茨城里还方便。

演出是晚上九点一刻开始，大概是为了天色完全暗下来，以便水上露天剧场运作。巨大的候场大厅里面挤满了人。当天飘着雨，许多观众都披着雨衣，各种色彩的雨衣组成斑斓的图画。还有许多老人盛装出席，男士西装革履，女士是晚礼服。候场大厅里还可以看到敞开门的艺术节剧场，这是布雷根茨艺术节发达以后建造起来的大剧院，红丝绒的座椅可容纳将近1700位观众。照理说，这应该成为艺术节的主演剧场，但是从创办开始的传统并未改变，湖面上的剧场还是艺术节的主阵地。当晚为歌剧《蝴蝶夫人》伴奏的交响乐团是享誉世界的维也纳爱乐乐团，平时的专场演奏也很火，而现在只是作为歌剧伴奏，就在这个艺术节大剧院里演奏，通过视频连线呈现给现场观众。

演出即将开始，我们循号入座。天色尚未完全暗下来，还淅淅沥沥飘着雨点，湖畔的夜晚还是有点凉意。放眼望去，四周的座椅几乎都密密麻麻坐满了观众。我估摸这湖畔的座位应该有六七千个，连演两年，这笔收入也很可观。

在浩淼的博登湖畔，冒着雨，看湖中一轴山水画上的表演，确实有一种有别于剧场观演的新奇感和浪漫情韵。演员的唱功很过硬，而那音响更是做到了丝丝入扣、纤毫毕现。据说，布雷根茨艺术节在音响上下了很大功夫。舞台上布了45个扬声器，声塔上布了25个，观众区域布了270个，其中200个布在观众席下，总功率达到37000瓦。难怪，在这广袤的空间聆听，没有一点违和感。

舞美是一幕到底，不能换景，但并不单调。因为它通过不断的明暗对比、色彩变幻，以及各种辅景的呈现，使观

众仿佛游移在不同的时间和物理空间。舞台开始是洁白的，当日本的纸伞舞和樱花舞引入其间，舞台变成一片酡红，也象征着女主人公巧巧与美国海军军官平克尔顿的灼热爱情。新婚之夜，巧巧对着心爱的男人唱起：“我相信，只有我们俩真挚的爱情，像苍天一样高尚，像蓝色的海洋一样宽广。”此时明月当空，舞台变成神秘的蓝色。当身披美国国旗的巧巧绝望地走向死亡时，舞台上燃起一团火焰，仿佛要把这美好的日本画卷烧成灰烬。尽管雨点时大时小，整场演出仍然如梦如幻，一气呵成。到结尾处，演员全然不顾密集的雨点，一遍遍谢幕，而观众也不愿移步，掌声喝彩声响彻湖畔。这真是一场震撼人心的演出！

回多恩比恩的火车上都是去看了演出的观众，同车厢的观众竟然一大半和我们住同一家宾馆，以致进宾馆大门和等电梯时，都是黑压压一片人。

我后来了解到，布雷根茨是座小城，只有三万人口，但每年艺术节可以吸引二十多万人次。布雷根茨艺术节经过七十多年的发展，目前已经拥有水上舞台（6980个座位）、节日歌剧院（1656个座位）、工作坊剧院（1563个座位）、湖畔前厅（168个座位）、湖畔演播室（330个座位）、公园演播室（220个座位）、福拉尔贝格州立剧院（502个座位）、布雷根茨美术馆剧院（150个座位）、宇宙剧院（166个座位）等九个大小不一的演出场地，总计可以容纳11735名观众。试想如果艺术节举办一个月，可以有多少观众受益。奥地利高等研究院的报告表明，近年来布雷根茨艺术节每年为地区带来收入约1.7亿欧元，税收约2000万欧元，艺术节常年提供全职岗位一千多个。除了旅游业、餐饮业因艺术节的举办而繁荣，制造业也被相应拉动。布雷根茨艺术节被称为“舞美盛宴”，每年吸引大批相关领域人士前往观摩学习；每年参与艺术节舞美制作的多家当地企业，知名度和技术水平也因此得到较大提升。观看水上舞台的演出，成为很多欧洲观众夏季活动的头号选择。每年举办艺术节时，周围十里以内的酒店全满。

布雷根茨艺术节近年来的年度预算大多超过两千万欧元，其中一百多万欧元来自企业赞助和社会捐赠，七百多万欧元来自各级政府补贴（奥地利政府占40%，福拉尔贝格州占35%，布雷根茨市占25%），超过一半的预算经费要靠艺术节的市场经济解决。2022年7月20日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为第76届布雷根茨艺术节揭幕。这届艺术节的年度预算在2700万欧元左右，有八十多项活动，22万张门票，其中在水上舞台演出26场的《蝴蝶夫人》就占了18.9万张门票。艺术节的各种门票在开幕当天已售出90%以上，据主办方表示，75%的售票率足以让艺术节维持。

既然千里迢迢来到奥地利，总想多见识一下。翌日下午，我再次坐火车去布雷根茨。当日艳阳高照，火车又在昨晚观演处靠站。从车站出来，没想到昨晚演出歌剧《蝴蝶夫人》的湖畔剧场竟然敞开着，可以随意进去参观。昨晚光

本文配图均由作者提供。更多图文请移步“文汇”App、“文汇报”微信公众号。



在博登湖观《蝴蝶夫人》



“文汇报”
微信公众号